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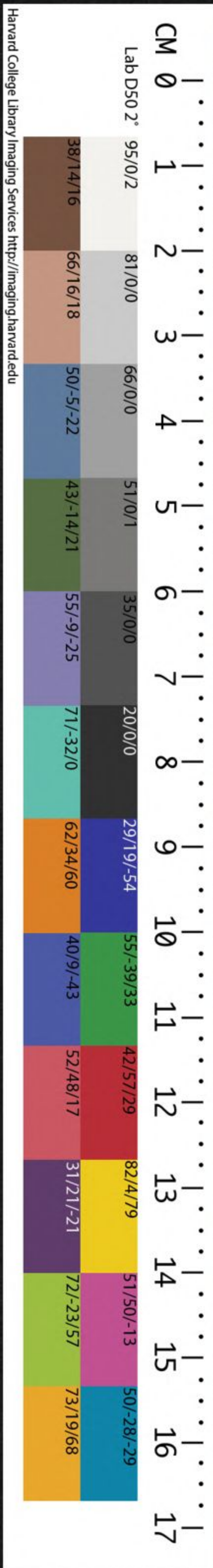
T9153/1393(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60

千
百
年
眼

自
五
十
二



平百年眼卷第十

宋

瀟湘張燧和仲纂

嘉魚方弘緒貞卿閱

○○坡公遠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蘇子瞻論斥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
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為戒纖毫不漏而於晉之
王道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
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

文正

遠識非指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坡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真且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寂寞如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

○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于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

○百○年○取○
○卷○一
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僞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

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也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做不也。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其、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

者不能爲也。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爲閣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一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穀之說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其石落下闕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

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

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碧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空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爲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澆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匠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旒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旒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蔽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

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

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輸是也。然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
事矣又何必諉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爲不足
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而
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
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
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
又假手惠卿之輩宐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

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
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
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
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
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
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

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
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
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
青苗助役之是非，可曾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
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
有三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
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
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

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群
奸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宐不遺餘力，然攷其施
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
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
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
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
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
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饑，凡蓄儲其出入以粟

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
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
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徵不及下
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
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狼懷不能熟議。緩行而當
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儉。因得以行
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
毒民。反出後來童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
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
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
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
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
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

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温公之未盡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

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爲嘵嘵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

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犬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寘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仲曰京卞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况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濫芋已極留此一線少存餽羊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爲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

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爲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徃。獍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也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

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童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秦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爲解夫不信秦伯之盱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議橫坐秦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

○教主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

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祇辱青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童貫爲真太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爲

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爲太師領樞密院
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
列○聖○詔○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
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
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
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

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
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
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
嗚呼以若人而擅台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
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
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

○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其○斷○
○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艾○其○醜○其○又○石○林○
○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旣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
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
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
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爲黨

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
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備甚
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
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彞叔彞叔持不可
甚堅及平仲敗彞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
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柰何再出彞叔曰此所

以必勝也。爰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主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苟也。

○譙定易學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
象一語入鄉北山有岩遊詠其中涪人名曰讀易
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大
哉易之爲道也用其緒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賊六
氣不能殺而况兵刃禍難乎文王箕子深於易者
也商辛雖暴其若之何此譙定居京師所以金兵
入而不知所在也吾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
矣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陽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
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
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
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
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
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
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

千百年則
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負文書務簡
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
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
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
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
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
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
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

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
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競也宜哉後秦檜當國
伯可乃因緣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官燕樂伯可
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節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
羅景綸恨伯可之改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
有才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辛棄疾者進美芹十
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童應制與左璫狎適睿

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
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
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人取殺核輒泚
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
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
中璫出見之犬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
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張和仲曰
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爲之主扇頭

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諛豐
紛飾也羅景綸此論枉却三寸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
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
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朱勝非曰上多二君
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
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

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
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
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
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
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
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
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駕良有足多者故
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

局外之議何足憑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忌徽欽北歸勢必軋已也按

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妃 蕭氏

將還欽宗

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

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第九

后不能却爲之誓

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旣歸朝所見
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某醫療者莫效有道

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荅。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使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覈一迎而不終請。中間帝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者三

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爲虜奴，箭死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於其親，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旣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郎等，又

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
等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
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
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
南之侵掠息矣共筭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
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
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
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

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筭岳公得兵凡二
十八萬其他知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
紀綱廢弛巨寇蠡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也聚草
澤鈔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專意
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響應故百萬之兵餉皆
不煩經營措置而辦此所謂先手着也可見將得
其人雖盜賊可用君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
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爲後人扼腕也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勗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一表、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間氣所鍾也。

○○秦檜爲金人作問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勿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問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

鉅子浚浚弟灑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
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
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
兵巷戰死傷畧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
兵至亟還與弟灑殉父死孺孝此論可謂辨矣然
攷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燻其孫
曰墳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
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

乎。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
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與
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
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
獲貨貝以鉅萬針盜被執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
檜也。

○ ○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備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矣、

○ 張浚忌殺曲端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畧、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叅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

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冀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

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尤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造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

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
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
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搃以
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
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
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
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
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

遜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圍
濟南甚急鉉率諸軍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
門侯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叅
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
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
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

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
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
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
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
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
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
平耳鉉欲固守濟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事
惜哉

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
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
冤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愎自用委曲爲魏公庇
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
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真筆之難也久矣
惜哉

○○張浚遺誅

張浚素輕鉉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

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
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
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
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
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
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
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
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

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
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
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
疾死意甚冤之今乃得其解矣

寒取意甚密之今代野其輔矣

武造對北結出河九鞠史每鍊南博大需而以異
林。摘。之。事。而。實。疑。却。如。絲。並。無。一。字。又。之。公。論。史
筆。為。報。行。賞。轉。官。無。虛。日。劉。興。師。平。六。越。事。莫。收

千百年眼卷第十一

瀟湘

張燧和仲纂
石萬程軫如閱

○○采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
功偉矣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
已因輪對而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
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

先事之識，絕出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畜于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爲之乎？丘瓊山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

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椅角，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按亮旣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

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
烟霧昧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
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
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
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
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

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按允文采石之勝陝西
州郡盡復歸宋旣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
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
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
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
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遇弒而
善將如兀朮幹離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
倍懸而宋之君孱臣姦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沉

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尙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也而韓世忠得虜會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筭實陰庇之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
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
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
可○行○之○日○矣○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闢禪而陰用之
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
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日

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
道○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
也○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
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
敢以爲然也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今漫摭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刃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縉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據事直

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爲之說耶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

理不通矣。如此類甚多，姑舉其一、二耳。

○帝在房州之謬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爲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也童而習之，獨于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言，遂摭拾其唾餘，且目之爲禪，擯放廢斥，使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

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寧○可○盡○誣○乎○嘗○閱○包○顛
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象○山○者○晦
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
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
趙○東○山○爲○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
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
哉○

○○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
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爲○射○的○夫○楊
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尚○有○猶○龍○之
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
焉○不○學○其○亦○奚○擇○於○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
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也○汨○沒○於○名○利○場
中○而○啟○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

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爲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

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儒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夾雜道學

朱子荅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僞難辨，今得此

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偽學
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
道學夾雜者多朱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
無爲小人儒卽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
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
卽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獲短匿瑕以
相標榜也

○ ○ 儒語似佛

宋儒闢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
臭詩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
乎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
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卽論語又
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
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
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使
此數言者不出于儒書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

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克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閻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

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况佛度盡衆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容也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

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也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嗜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

聞栽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肩公之言。委而風。登之之言。切而著。並錄之。以動異議者之皈依。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

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晦翁頂門一針也。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為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

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名矣。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矛盾，專以明經為主。如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主公羊、劉歆、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

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焉。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

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

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歎蘆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

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群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

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始過糶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

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也出其下
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
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
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
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
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
睿智神武而不威。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
已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

覽抉擿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書以表白諸子。凡
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生道
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
尙患爲冗也。

○余之錄此非敢爲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與
原自淵弘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世界我輩須
大着眼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
焦弱侯兩先生在。

○○名教之累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已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

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卓老此論甚快余考真愛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迫程朱以後遂據爲儒家舖面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諺所謂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學術事功不淺故錄其說著於篇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
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
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
余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
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
六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
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

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爲納約之牖而爲激水
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於劉敞敞曰惟有
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
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
沐等牽連以進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

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
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
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
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楙
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
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
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侂胄
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

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
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
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
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
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
蹙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

實啟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啟王

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

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窟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申之。老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

聖神。建立景靈宮。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檢點也。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

丙子帝累爲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
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
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累顯德二字
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
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
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宋元亡徵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

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朝夕不至迨至正壬辰癸
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
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
復再爲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
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拏櫻
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

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爲周王亦遁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卽順帝也我

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獨能逃去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允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啟

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而千載高
誼亦千載而下所不多見也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
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
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
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其一死叩馬何
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

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
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
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
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
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
書一詩于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纍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
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
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
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
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
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
卒以此滅宋爲之一嘆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
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而
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
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
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
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謚勿立
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則公

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尼南伐之師。嗚呼！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於一夫之緩頰耶。亦甚寬矣。

○元世弊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

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倍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屢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

身其黷貨等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
黎元皆溢語也士生斯世何不幸哉揔之夷夏倒
置也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耻爲元虜用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
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
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耻之流落無聊類以
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

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
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
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
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緇流者
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人俱以瓌竒深
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
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曆法

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專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圖筭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

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而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圖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

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徃徃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筭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脩史之陋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

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於是乎不復有史矣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

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
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
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
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
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
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
騭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

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
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皇皇聖訓不獨高光却步卽唐文皇視此退舍遠
矣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
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

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

始懷王未之有也。

○○金陵形勢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

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朝。自創之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

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密邇虜人，咫尺胡馬，蕭牆床第，不無可虞。當有道全勝，虜則願指氣使如驅犬羊，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要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慮也。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

命廐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
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
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
疾不欲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
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
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群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
張良古賢無比蓋自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

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勲庸茂矣而
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
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
今之子房可也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鄼侯百一以至以胡惟庸株累
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富貴無所復加而謂其欲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

至相挾以異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善長何人僵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福過灾生理固應爾

○郭英遺功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啟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載，而英亦不甚居功，特爲表出之。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解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

上謂尚書開濟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
職濟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
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
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
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
之不得耶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
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
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
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駛不
能宣上恚甚左右搯筆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
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
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
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

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
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
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
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
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竒發逆謀功甚大而
史亦佚其名何也

○齊黃誤國

革除之變雖

建文柔暗而秉國諸臣齊黃輩處置失策遂至如
此然一時長慮碩畫如高巍輩固不少也巍之言
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
王驕逸不法誠爲難處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
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
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
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噫巍

之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坐廢，湘府自焚，何哉！唇亡齒寒，人自危，勢必有變。乃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尤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楊本將才

本初爲太學生，精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畧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

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不見。本曰：此水遁也。靖難師起，本從李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巳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爲後繼。本上疏劾景隆等，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

塗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既孤軍獨出，遂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搃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予且欲用本，柰何殺之。嗚呼！使景隆不思本，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寧又可限量耶。

○宋叅軍竒謀

○革除死難之多

自古國家易姓，莫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之傳紀，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謝疊山、張陸、數公之外，指不多屈。我

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當時死難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異哉！此亘古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乙卯庚辰間，法網疎濶，

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其所漸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壽

靖難師起固天之所興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齊

黃諸臣不得無罪也槩

成祖卽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漫罵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自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卽

成祖亦何嘗有竟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謫抱怨遂厚遜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耶

○方孝孺有後

方孝孺之被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蕭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孫。故居爲詩。悲悼有云。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蹇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

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文經武締各盡其長。章程故在。乃今又弗然矣。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愾。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

化開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
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倭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
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
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耶
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
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
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
數然與

○○西楊薦賢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
御史吳訥其初黑窰匠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嗣
初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崑山屈昉送
行詩一日崑山令羅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崑山
有屈昉令茫然慚媿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
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
中吾尚以不汲汲畜養人才爲公詬病蓋指當時

李賢王翱商輅彭時也。然云汲汲者固自有在此。蓋卓老深意。嗚呼。視今之竊祿蔽賢。媚嫉以惡之。了不知有求才爲國爲何事者。又何如也。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

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有一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

詔誥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

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有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

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倖門。有文華門仁智殿，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爲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耶。

○項襄毅受誣

成化時，滿四之畔，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賊，愛將楊虎、狸，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竟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議者猶指公安殺于天和、交章論奏，可謂有天理人心乎。馬援薏苡之謗，鄧艾檻車之徵，千

古有全慨矣。

○○王威寧御士

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

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
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
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輒○爲○效○死○力○夜○襲○虜○帳○
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
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
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
以○爲○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

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
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
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矣州
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于今西北邊
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篋如也然
終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爵亦冤矣

○王靖遠武畧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驥其傑出也王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旣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說者又謂驥不當依附王振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又何

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

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王振老僕

薛文清爲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遂得釋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邨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逼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昔賢登壇草廬數語，孰優劣也。頃之虜旗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款虜之說進，公抗

言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當

太上之迎復。謙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諫。易太子爲疑。夫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遠。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楊善迎鑾之功

景泰時

太上皇在漠北。楊善以單騎迎。

鑾回京。厥功偉矣。李卓吾曰。唯景泰絕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

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乃也。先反因之以好。

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揚善之能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會有投匿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胡公澗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旣而支吾不果聞林公聰卽疏言王直胡澗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隸隸云得之道路方逮繫間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禮當從厚上卽從之當時迎鑾大禮定于千夫長之片紙若龔遂榮

之與楊善可稱兩奇矣。

○○達官朶耳

于公之被戮也。徐有貞石亨實有力焉。時曹吉祥
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勸吉
祥。恚朴之明日復酌。痛如故。竟與都督陳逵收其
尸。瘞之。夫憐才好德之念。不在朝臣。而在小卒。下
石彎弓之智。不自夷虜。而自卿相。信人生品格有
定也。奇哉。朶耳視昔之哭彭越尸者。當勝百籌。

○倭漆匠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權傾中外。好陷害人。同時
袁指揮彬隨英廟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乃
摺摺彬私事以聞。欲致於死。上下達問。拷訊苦楚。
莫能自白。時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爲彬訴不平。奏
達。達條二十餘事奏入。

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
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

百年明 卷十一
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
告曰此內閣李賢所作教暄投進暄實不知達聞
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前方引暄至達向賢
言前事賢驚訝暄卽大言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
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
條略無餘蘊達無詞押官與大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死暄得脫表復寵任

如故方達之氣燄薰灼舉朝莫敢正言而暄以一
藝人委轉其術去達如縛雞然妙矣哉又何貴于
講學問明道理而以嫉邪去惡爲君子者也

○劉忠宣事業

本朝得君之專莫如

孝宗之於劉公大夏茂績不可彈述略疏其槩如
治河之功重費輕也治邊餉之收市法也裁抑太
監苗達之延綏功也匿西洋王三保之故牘也處

置壯浪士帥魯麟之就閑也。革御馬光祿之浮費也。李東陽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八字得公之神矣。惜造膝之語。少有傳者。令人追密勿都俞之風。惘惘神遊耳。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逆瑾專權。李文正在相位。與之周旋。蹤跡頗密。以此最爲士論所薄。然文正當時隨緣相機。多所匡救。多所保全。如柳號文臣。崔璿等。御道上遺匿名

文簿一卷。傳旨詰問。諸司官二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文正皆有疏力救保全。時瑾毒焰方烈。若挺身與抗。徒禍身家。無益國事。毛髮委蛇。巽婉於中。調停裨益不淺。卽狄仁傑之于武氏。溫嶠之于王敦。事亦如此。當時王文恪與文正同在政府。有卻頗極攻詆。殊非大臣休休之度。

○康海負屈

康海爲救李慶陽與瑾周旋。遂挂清議。廢棄終身。

居家時頗以辭賦聲伎游乎酒人一當塗貴人弟過之海親爲彈琵琶佐觴其人從容言曰入都與家兄言而起子海卽大怒舉琵琶擲之幾死康君意氣磊落九原可作願爲執鞭先是瑾以才名慕海數謁之不與見祇以急人於難濡迹瑾門後人不察所由來橫加訕詆令義士負屈良爲楹擊○夏君憲曰海旣廢置游酒人間何緣而與貴人之弟遇又親爲彈琵琶侑觴何意乎難乎免下

乞憐之疑矣若謂其放浪形骸等貴介于酒人則呼牛呼馬一任之總不識也而舉琵琶擲之不也甚乎意其中猶津津乎有未忘者則吾不敢知

○錦衣衛之橫

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挈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

鎖梏屈禮貌以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剛氣
由此折盡或又暮脫污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
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
吾將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
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已而崩於豹房
禁從兵悉屬江彬楊公廷和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
遂就擒噫此何等功耶昔韓魏公以空頭勅安置
任守忠談者迄今備之公之視此其難不啻十倍
而公之處此其功不當百倍於昔耶而或者議公
賣友取容夫

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
然名世矣是豈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

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
公不知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唯恐
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
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
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公子慎以正德辛未及
第第一亦以議禮不合謫戍滇中以死余蓋嘗評
論之升菴博洽似張茂先詩文似廬陵眉山兩先
生坎壈過漢之賈長沙而經術解悟直越宋之程

朱而上之有升菴而當代之人物可與往哲爭衡
矣矮人觀場徒謂先生爲博學人而一二崛強之
老又且掇拾其後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爲先
生重輕耶

○○陽明爲理學中興

自朱元晦真希元諸公以各世儒宗無裨於宋之
削弱是談者疑儒者爲有體無用而誠意正心
之學果不足以平天下自近代僞儒雜出聲價高

而品行日下。於是舉世疑道學爲賣平天冠。而講習之門。遂爲藏拙之奧。蓋自陽明先生出。道德事功卓然。振耀海內。而元晦諸公。藉以吐氣。始知儒者之有益於人國也。乃忌者顧轉而疑先生良知之學。蓋先生功名昭揭。無可指摘。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於是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劣於雄况矣。

余考先生集。先生之封爵祀典。俱以徐華亭相之力。則華亭亦具眼者。屠赤水極力詆其奸。將母妬婦之口與。

○○國朝三大功

李卓吾曰。古之立大功者。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者。此唯陽明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

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
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可○誣○也○若
英○宗○北○狩○揚○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
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
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廝○養○卒○今○僅○有○楊○善○耳
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
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大○功
臣○焉○者○也○

○○王晉溪識陽明

李卓吾曰議者謂王瓊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
皆受宸濠賂獨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王守
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
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彼不拒江彬者
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
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文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
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

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盜賊有同惡

馬端肅公文升之賢，過寇萊公十倍，而焦芳之奸，亦奚啻如丁謂。聖朝寬大，使芳得優游故土，可謂天幸。識者不無漏網之嫌。殆嘉靖初，大盜趙鏊亂河南，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太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可見

人心不死，卽盜賊尚有同惡也。

○梁文康却秦藩請邊地

梁文康公儲相業旣奇，而人品亦高。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

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

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

肅皇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

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

○○永陵議禮是非

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

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

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林丘山史筆之重

汝陽林特立在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衆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內閣誅賊檄

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亡據
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徧重時竊意廷和
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覈名實書進二
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
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
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
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
一延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

公以白之總裁鵝湖費公可之書進天子由是乃
傾心任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前輩猶重史如此
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臆尚安復有信史哉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辨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
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
修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

五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後亦謫延平同知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謝鐸云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
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
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
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

代者撫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
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
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
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
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權選官
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
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
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

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
用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陳眉公曰更
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
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
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
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
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宮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開
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劓闕割之刑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
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
非大古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
其孫孫又任其子任侄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
才得廕子入監祗縉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
鼎卜歷尚可量哉

○○國朝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曼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顧議樂亦復不易，必如師曠、伶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乎？

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食器

中斟酌損益，以著擊之，卽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古今改元之誤

國家以改元爲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用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

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其所當避者。又不止重複一節而已也。不可像謚法。如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又不可犯古陵名。如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襲夷狄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入門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者。最宜博洽之士。若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

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隆慶係金虜宮名。當時廷臣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祖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哉。又當詳稽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者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審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爲宇文亡日。是也。亦當避忌國號。如唐禧宗改元廣明。而當時以爲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爲黃巢所篡。是也。大率離

合之懺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以爲一人二月下果二月而乘輿反正于江陵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皆改元天正說者謂二人一年止齊後主緯改元龍化以爲降處隋煬帝改元大業以爲大苦未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宣和謂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爲帝欽宗改靖康謂立十二月果周歲而止又正爲一止前代如魏邵陵公之正始金虜

亮之正隆梁臨賀王之正平魏高貴卿公之正元渤海王嵩隣之正曆雷進之正法皆非吉徵本朝正統有北狩之變正德盜賊滿天下亦失考之故也他若炎興應司馬氏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謚大足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字乃二日而李泌議之成字負戈美者犬羊亨爲子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孝宗更之雖國家隆替有數存乎其間而建元議號則不可不詳審也

○○待宗藩之法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萬曆二十二年上屬籍者已十六萬人今又二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

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亦相同乎然而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

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底止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而當事者未聞所以處置之何也古者天子七廟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余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

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
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
而復仕於朝者至唐宋亦然今宗室宜以親踈貴
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
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
與異姓均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
自効此亦目前救弊之術萬不可已者近日行人
劉公宗周有定宗藩一疏中間經制甚可觀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
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管晏何也戰國時
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
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豪乃
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
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于下信然矣桑
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其

法亂天下者乎。乃後世爭用其法不寘我。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事所昕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酷間架保馬保甲免役諸敝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輩也。

○○天生人才爲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事。固能辦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史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

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乏才之世。以通天達地之精神。而輔之以拔十得五之法。眼其庶幾乎。

千百年眼卷十二終

